

MAR 9-1927

新 生

The New Force, No. 10

期 十 第 卷 一 第

版 出 日 四 月 三 年 六 十 國 民 華 中

短評

和平運動

國民政府外交勝利

上海總罷工

與波作浪的公使團

美國軍獨對華

屈服呢？抵抗呢？

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

留比學界情形

春色（小說）

睡歌（詩）

國家主義者配得上談革命嗎？

（通信）

明

威

軼

菁

懸

K V

壽 祺

家 傑

朋 其

歐 陽 關

向 子 漁

北京圖書館藏

通信處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新
生社

報 價

零售：京內每份銅元
八枚

半年：京外大洋三分

半年：國內大洋六角

全年：國外大洋八角

全年：國內大洋一元

全年：國外大洋一元

五角

郵費在內

每星期五出版

類 紙 閱 新 為 認 號 掛 准 特 局 政 郵 華 中

本刊啓事

本社係本社同人共同負責，並無所謂社長。特此聲明。

時事短評

和平運動

中國人酷愛和平，早已膾炙人口了。尤其是在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候，那專車之使真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我們水深火熱的區

區小民，對此奔走駭汗于要津之和平先生們，是何等的「五體投地」啊！然民國十數年來沒有一次戰爭沒有和平使者，而也沒有一次真的和平過。結果我們還是蜜糖沒到嘴，在那兒呼號轉徒兒子尋娘。現在南北兩大勢力接觸的時候又到了。和平運動的先生們又應運而生。但我覺得這成功實在很懷疑。和平與否乃在作戰兩方本身的自覺；他們覺得要打時，便非打不可；該和時，就必定要和。和平人不過在有和的趨勢時充充數，如海牙和平會之類，但沒有他決不會和不了的。至於在要打時則十分和平的人大抵以躲開些爲上，如歐戰時之荷蘭，不然就不免于比利時之厄；說和平而終不十分和平的人則不如干脆地加入任何一方打一個痛快，而且愈早愈妙，像美國之類——雖然遲了一點，也可以得些效果。所以和平先生們既不敢痛快地去幹一幹，却不如在深藏中研

究些兒人生大問題，極其量亦不過在家中設壇弄些班禪咒來嘩嘩或籌備一個大道場以爲超度亡靈之用，也還可以見理想于來世！至於其餘的和平手段，看去好像救國救民之大計，其實都有些太「低明」與太想便宜之嫌。雖然，方法層出不窮，則今者諸公或有「出乎意料之外」之化干戈爲玉帛新法，則亦非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流也。

(明)

國民政府外交勝利

百年來中國外交不曾勝利過一次的，最可憐最可恥的是中法之戰，中國在諒山打勝仗還要失安南，歐戰德國失敗了，而青島給日本佔去要錢贖。因之，中國頂怕的是外交，凡事總持退讓主義，寧可暗中吃大大的虧而不敢稍稍的出頭抵抗。

這次國民政府一到湖北，就把漢口英國租界收回，現在已經告一結束了。我們從種種方面看來，不能不承認是一個勝利，有三點可以證明：(一)國民政府與羣衆合作，以正義的嚴重手段使當地英國領事不能不捨棄其地位而屈服。這是帝國主義者在華第一次的打倒。(二)國民政府不怕英國之大舉出兵，強硬的忍耐的對抗下去，卒使英代表簽字，漢租界統治權完全歸還中國。這是英國砲艦政策之失敗。(三)國民政府純以外交方式，使英國陷於與各國之不協調之狀態，及其國內一部分民衆的反對。國民政府因此而爲世界各國所不敢輕視，一改從前以「俎上肉」對華

之態度。總之，這次的外交，在消極的——自衛的方面確已勝利，爲百年來外交史上放第一道光輝。(威)

上海總罷工

自杭州失陷，孫軍潰敗，上海總工會於二月十九日晚下總罷工令，而各業同盟大罷工，即以爆發。計加入的有各工廠，各大公司及各交通機關。罷工人數達十萬以上。這是中國「五卅」以後的最大罷工，一件值得極重視的事。這麼一個大運動，雖然起勢洶湧，而卒因爲孫傳芳之大肆屠殺，實行極端的高壓，乃不能不和緩下去。現在，總工會已下令於二十四日復工了。

此次總罷工和普通的罷工不同。其意義不是階級的而是政治的。總罷工的宣言中，開始即表明這次罷工的目的，在繼續反帝國主義運動並消滅軍閥的黑暗政治。具體說來，不外是反對英國派兵來華和驅逐孫傳芳。此種要求，不僅限於上海工人，實爲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上海工人，不憚絕大犧牲，爲此種正誼而挺身出來作實際的奮鬥，其精神與勇氣，實不難引起國人多數的同情。

據報載因罷工而犧牲的工人學生，達百名以上。其中大半是斬決處置。至被逮捕的更不計其數，二十四小時內至少達二百人之多。這一次空前慘酷的大屠殺，出之於孫傳芳手中，本來沒有什麼可驚駭的。即在從事罷工運動的工人學生，又何嘗不知道自

身的危險？不過我們應該記得：在孫傳芳號稱五省聯帥坐鎮南京的時候，他曾極力和一般蘇浙人士結納，以博得人民的好感。那班蘇浙文明的士紳階級，居然爲他所愚弄，頌揚之爲開明的軍閥。現在到了途窮乞見的日子，人民應該看到軍閥的真面目了。

至於此次總罷工的結果，有人以爲工人是失敗了。這種觀察，似乎太嫌簡單。我們看，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孫傳芳還是屬於上海工人？是屬於軍閥還是屬於人民？並且由這次罷工秩序的良好和動作的敏捷，我們看出中國的國民運動，已非以前之幼稚散漫而無力量所可比。由上海商人之不肯罷市一致行動，我們看出在國民運動中誰是最有力量的戰鬥者？(軼)

興波作浪的公使團

二月二十二日碇泊上海之建威，建康兩艦砲擊製造局，流彈曾落法國租界，因而引起北京使團之嚴重的宣言。我們知道製造局與法界很近，流彈之墮落，自然不是中國方面——施砲者所故意或希望的，而且落彈處並無生命財產之損失。即以直接受波動的法國而論，苟以誠意對中國，亦當體諒施砲者之出自無心，不得委諸任何之過失。豈料其他毫無關係的國家——北京的使團，竟聯合起來，興波作浪，發表其嚴重的宣言。似乎中國再有此種舉動，他們就要實行動手，馬上派兵佔領上海了。

宣言中雖然表明如何如何的嚴守中立，不左袒中國任何一黨

一派；雖然怎樣怎樣的希望中國不致有此等事件發生，其實是使團唯一的鬼域技倆。中國年來內爭那一次不受使團直接間接的操縱？那一次使團不依其本國之意旨借題發揮，明挑暗剔，以攫奪中國種種利權？這次使團的聯合是在意中事，不過不出之以抗議，而表之以宣言，是爲了有一方是倔強的國民政府，必招來嚴重之反駁，實際未必有若何利益之可獲，徒增中國人民的反感的緣故。（威）

美國單 獨對華

最近美國衆院通過根據平等原則單獨與中國修約的提案。我們對於「單獨」二字頗覺有可注意之點。原來美國在華關係除商業經濟以外差不多都很少，比英日兩國利害衝突少得多。年來游移于列國協調態度中做出許多出于吾人意外與失却中美素來感情的事情使中國人對彼生極大的疑團。在此正在結帳取償態度的中國人民中，既有把以前一切美國對華的單獨善意付之東洋大海之勢。即最近口惠而實不至之新提案與神經過敏之上海中立案亦引起國人不少的反感。以其尚不脫一種協調以謀我的口吻。此次提案既有單獨的字樣，則或許能作進一步的善意於吾國，即願脫其以前的追隨列強窺視中國主權之態度，而進一步爲友誼的同情的不顧一切的相見以誠之外交態度，吾人甚願美國當局早出其乖覺靈敏之手腕而毅然無條件的放棄其一切和他國共享之不平等條約而

開中國交之新紀元也。（慧）

屈服呢？抵抗呢？

K V

柔儒是中國國民的特性，因爲柔儒，所以對什麼事都可以屈服，無抵抗。勿論如何重大的，難堪的，慘酷的，致命的事件，只要對方堅決和嚴重地加來，沒有不承受的。雖然起始有點勉強，但久而久之，由勉強而自然，由自然而樂從，由樂從而至於天經地義不可須臾離，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吧？諸君不信，聽我說來。我們不必繁徵博引去搬「君欲臣死，不得不死。」和「夫爲妻綱」等類的倫理事績，只拿數十年來中國所受納的不平等條約爲例就夠了。

不平等條約是列強對華實行帝國主義第一步的成功，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被列強判死刑加以手鐐足扣投諸黑暗地獄的第一期。誰都知道已經判決的犯人，除非自己能粉碎枷鎖，撲殺守卒，越獄而逃，遲早要上斷頭台的。可是我們這些儒性十足的，不可思議的壞東西——我們的先覺中山先生和同志們提倡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不在此例——明知要上斷頭台，而不謀粉碎枷鎖監牢，不獨不謀粉碎，而且願意牢之益固，鎖之益堅！最初滿清對於受納不平等條約還有點勉強，所以鴉片戰後，買了幾隻兵船，固然不敢與波作浪，復吾仇，雪吾恥，但隱約也許

似乎含有些兒自衛或者抵抗的意味。到了八國聯軍之後，那就一點也不勉強了。列強要軍費嗎？可以，國庫拿不出，關稅來，鹽稅來，鐵路礦產也都來，要多少，給多少；一時籌不夠，十年來，二十三十年來，要多少，給多少。列強要地方嗎？成，大連，旅順，煙台，青島，膠州灣，廣州灣，威海衛，要那塊，揀那塊。列強要宣傳嗎？——文化侵略——要通商嗎？——經濟侵略——那沒有問題，要怎樣便怎樣。至若領事裁判權，警察權等等的讓予，更不勝其盼禱之至。我們看、這何等自然願意，何等痛快淋漓！

以上是滿清老朽做的事，換了民國大概氣象一新吧。是的不錯，借款增加數萬萬，鐵路礦產去了千萬里，枷鎖由五十而至一百，這多麼不同呵！氣象多麼新呵！最新式，最奇異的要算袁世凱坐在金鑾殿上，微笑地，驕傲地接受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件！其他所謂行政首領也者，他們就職時第一要務是對外宣言，對於不平等條約再次再三的誠惶誠恐的聲明，竭誠遵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不是認不平等條約為天經地義不可須臾離開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平等條約之能於中國存在，是爲了國民無抵抗能力，爲什麼無抵抗能力呢？是爲了數千年來壓迫慣了，壓成麻木不仁的國民了，（孔老二先生主中和，後儒尊爲至

道，不敢有極端的行爲。孔子能夠踏翻歐亞，因爲不入王化，孔二無可如何也。秦始皇也因「大道」進不了「關中」，所以築成萬里長城。此外大都中了「中和」毒，非了無生氣，即麻木不仁。因此中和而變爲柔儒，激烈的思想，抵抗的精神，無形中給「中和」吃得乾乾淨淨，養成東亞特製的無彈性的國民。）

最近英國的戰艦一批一批的來到上海了，日，美等國的兵艦也接二連三的開入黃浦江了。他們唯一的藉口是保護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之安全。他們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九江，租界，認爲一種危險，但事實上各租界經國民政府收回後，外僑之生命財產更加安全。假使上海於國民政府管轄時，同樣的收回租界，外僑也同樣的安全。列強——英國何必大事準備，可見英國的出兵，其目的不在保護其僑民之生命財產的安全。而在實行砲艦的政策，以達到其帝國主義。講明白點就是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壓迫中國，使中國不能不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至永爲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犧牲品。

現在金鼓之聲震動了，刑車已在牢門等着，帝國主義者的刀快臨頭了。當這千鈞一髮之際，我們屈服下去，還是猛起抵抗？如果願作牛馬，甘爲奴隸，自身的利害，種族的存亡毫不在意，那儘可屈服任帝國主義者一步一步拉上斷頭台，因爲抵抗——粉碎枷鎖牢獄是一件困苦的事，要不然，我們須得抵死猛抗，他以

機關鎗來，我以機關鎗去，條約束縛不是神聖，自由平等才是神聖，帝國主義一日不打倒，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取消，則中國一日不得解放。

利害已如此顯明，我們國人的態度——欲從斷頭台上解脫來的心理，似乎無用其推測，大家一定齊聲曰「抵抗」了。可是「天禍中國」實際上很多相反的！他們偏要遵守不平等條約，偏要打倒打倒帝國主義和取消不平等條約者。自去年「三一八」國務院大屠殺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者之後，許多有力的當局都認到抵抗外壓力，解除內束縛是一種叛逆和亂黨的行爲，所以南京，上海一帶專把這些呼打倒帝國主義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叛逆和亂黨，逐日逮捕就地正法！這樣看起來我們對外的態度究竟屈服還是抵抗？

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

近來國民革命軍自到江南一帶地域後，軍威大振，遂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聲勢。各國駐華的外交代表和新聞記者，以各本國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的利害關係。居然也羣趨武漢，或爲外交上政治的活動，或調查國民政府政治上軍事上各種事實，由是我國政治的重心，也似乎就由北京的政府漸漸的趨於南方的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遂因此而發生了。現在據外間一般的言

論看來，似乎國民政府也急急的想謀得列強的承認，於是在其評論第一零六期有日本『漢冶萍借款的提議』的一篇短評而涉及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在第一零七期中又有『政局大變動和外國承認問題』的一篇文章，最近本刊又有英國承認國民政府』的一篇短評，似乎輿論界對於這個承認問題，已經鬧得很熱鬧了，因此，我於喜歡聽見南來的『Veni vidi vici』底呼聲之餘，不得不來湊湊熱鬧，說幾句廢話了。

我想從現在南北的情形看來，如列強自動的無條件的承認國民政府，在國際法上自然得享有國際法上種種平等的利益；但若列強以承認的時機尚未成熟，或以有條件的承認，則國民政府無要求他們承認的必要，也不能受他們有條件的承認，至於有條件而要求他們承認。那更是斷斷不可行的了。

按國際間的承認，誰都知道，有所謂國家的承認，有所謂交戰團體的承認。而其承認的方式，又有明示和默示的兩種。今日國民政府承認的性質，看來既不是國家的承認，又不是國民政府希望列強以交戰團體的性質來承認的，乃是國民政府希望列強承認他爲中國唯一無二的正式政府的。換句話說，就是不承認北京政府爲中國的正式政府，而承認南方的國民政府爲中國正式政府。在現在看起來，國民政府雖比較的多爲一般人民所信仰，足以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心理，究竟現在在北京的政府，還有北洋軍閥底鎗和牠的護符，列強決不肯放棄素來爲他們侵略中國的傀儡的北京政

府，而同時又不能不顧慮他們在南方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利益和將來與國民政府友誼上的關係，結果他們也許本素來侵略的政策。承認兩方都爲中國正式的政府，利我南北分立而延長我中華的內亂，至若以有條件的承認國民政府而繼續他們在中華的特殊地位，那就更糟了。我國近來軍閥如此的專橫，政治如此的混亂，財政幾於破產，各種實業的不振和國民私人經濟的困難，何莫不是受牠們列強一切「不平等的條約」的壓迫和束縛呢？我們的羣衆運動不是常叫打倒「帝國主義」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嗎？國民政府不是民衆一致擁戴以爲打倒「帝國主義」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政府嗎？所以我敢說國民政府決不會以有條件的要求或承受其承認了。但我現在更進而希望國民政府不必注意於這承認問題，祇要努力於「國民革命」的工作，快快的整理，已有地域的民政秩序以鞏固人民的信仰；事實上既掩有江南各省，列強爲牠們的各種利益計，終久必會與國民政府發生外交上的關係而爲默示方式的承認的。若在現在定要要求列強以明示的無條件的承認，列強也決不會輕於承認的，結果不免鬧成一個庸人自擾罷了。若以有條件的得着列強承認爲中國的唯一無二的正式政府，那我不敢恭維國民政府革命的成功，實足以給反動派的口實，連國民信仰的喪失，而自促其現有勢力的崩壞而已。

末了，我還是希望國民政府不必急急於列強的承認問題，惟

努力於革命的工作，待到成功之後，才用快刀斬斷藤的手段，自動的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一切已經「喪失的權利」；承認不承認的問題，現在管他幹甚麼？

壽祺

留比學界通信

家傑

這篇文章，是一位比國留學生寫給我的朋友楊君會威的信。裏面詳述下列四大問題：（一）比國岡城中國留學生和華僑的情形。（二）比國大學之大略情形。（三）巴黎之生活程度及巴大入學情形。（四）學習法語的經驗及出國沿途言語有無困難？這四大問題，都是學生們和留心外國國情的，人們最願意知道的，所以特請楊君把他刪改後給本刊發表。十六年二月二十七合章附誌（前略）

1. 岡城的中國留學生現在有十八人，除三人預備進大學外，餘都在大學，因岡城另無其他專校，在大學的以學工科爲多，而尤以習土木科爲更多；學政法者只二人，今夏都屆畢業了。習工科的亦有五人畢業於今夏。中國女留學生在岡城過去和現在沒有過，聽說 Louvain 那邊現有三名，在岡亦無其他華僑惟 Anvers 容或有之，因 Anvers 爲比之商港，中國領事駐焉。在岡城有日本貨出賣，但是往往冒充中國貨，這也可說中國的一些光榮了（？）。

聞 Anvers 有時有販賣日本貨的中國小販沿街叫賣。有次還有過一位三寸金蓮山東裝的女商家，偕同她的夫，

女云，此間的同國人與我講及似有辱沒祖國的餘恨。自然是日本人的商業智識了。自我看來，也不見得有什麼辱沒，你意如何？小脚是我們中國過去不久的時樣（mode）這是何必否認的事實。這裡的一般人，多是不夠知道中國的，也怪不得他們，他們看到中國的書畫，中國的圖，多是些大瓣，小脚，大烟等等，在岡的洋同學也有問過我，中國女子的脚是不是這樣的小？（說時自然以手作樣）我說，不差，這是一時代的時樣，現時也過去了。你們女子的脚小的也夠瞧了，頭成了尖點（Point），脚板壓了一大塊，後跟有五生的高，這也不過是mode，走起來不見得有什麼好處罷？（我的法語自然說不上如此好，達意而已）。真的，西洋女子最能挑人的恐怕一雙脚也是脚色之一了。肉色而齊膝的絲襪，緊湊而均勻的步履，的確能撩人。在北京城裏西洋化的貴族味的太太，小姐們摸仿得青出於藍了，你也不難看到。——講到留學界的情形及生活，不是寫可以說得清楚的，不過你既然下問，我不能不勉強敘述一些，自然以最普通的而論。岡城的留學界我要最稱和洽，無甚黨別的了。也無集會，各自會友，老實說一句，無聊的多，膳宿我在上次信上已經說的夠詳了。自然吃飯不都在maison de étudiants，價錢合中晚二餐也不過六七佛郎，惟在Lière則膳宿所需較之Gand月須高出七八十佛郎。與房主人大多無甚往來，相見一道bonjour而已。自然必有例外，也有與

房主人很相親熱的，那末你只要花幾個小錢。不過很多的房主人實在不必與他講交情，大方的很少。學校的功課越念越多，考試嚴格，所以都不能十分逍遙。說到玩耍，簡直沒有什麼，學校不像中國有運動場的設備，所以球戲若足球，網球都另有球會。散步有真不要錢的公園，或者因其不要錢，覺得很平常，鄉下我常常去走走，但是沒有中國那樣許多荒邱可以亂爬亂跳。總之如其在北京感到沒有賞心的娛樂，那末到這裏也是一樣，我想城市的生活都不過如此而已。你說廠甸的各式醜惡情形，在這裏也有這樣類似的節會，不過玩要是要稍有不同，有許多好是上海新世界內的車馬的轉盤（這也可見歐洲的機械的發達）；也有如同天橋的把戲園（不過到中國來，就該到遊藝場去了）其無謂與廠甸同也。此間的人，百之九十九信奉天主教的。天主教的節會真多，在岡已數見不鮮，數日之前，我住處即有一地方上的節，鬧了足有五天。他們的列隊遊街與中國城皇老爺出會相去無幾。所過之處，家家戶戶，燃白燭於室內示接。教僧過處，佇路傍觀者多脫帽示敬。或俯伏迎接（這就與中國的看出會的不同了）並且就我所知即非教徒也都脫帽。就是我在這種情勢之下，也不能不無誠意的拈下子。說到那裏，想到一事，值得告訴你的，就是：此地的習俗，於路上過到靈殯過去，識與不識都脫帽示禮。前者岡城死中國同學一，出殯時路人亦都脫帽示禮，未嘗因外人而稍異也。

又學校方面自工科主任教授等以及同級學友都來走送——晚上的提燈鬧夜，男女相牽相抱，歌唱跳舞，他們的歌聲，他們的舞姿，進在我的耳裏，映在我的眼裏，感動了我看熱鬧的閒情，那時感情的激蕩，不知是喜？是悲？人生的「人生」在我的頭顱裏有如天體的運轉，唉！人生未嘗不有快樂的！我也付量到東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質文明……懷着一團莫名的精神和情緒，蹣跚回寓。把煤氣燈燃得雪亮，照耀如同白日，坐在安樂椅裏出神。歌聲，舞姿……，人生……，一側頭，看到了影在玻璃櫥中的自身，想到了自生，過去的一椿，一椿……，自然其間有我們三中共學的一幕。由過去幻想到未來……，豁然悟到了現在，自語自責地：你現在在出什麼神！該睡了；睡在一架鋼絲的鐵牀上，原沒胡思亂想啊，但是街上的歌唱聲，跳聲步聲傳進我的耳裏，於是一種描之難肖，寫之不盡的唱舞……：男男女女映在我的眼前了，「人生」的宇宙又在我的腦裏運轉了，東方？西方？精神？物質？結果還不是感懷到離鄉背井，孤客異邦，終於睡去了尋悲歡的夢。今天早晨起來寫到此地，正在呆筆思索，再寫一些人情風俗了此一段。抬起身來走動一下，剛正看到對過一家街門開處，一位女太太迎了兩位女客進去，頭一歪一側的香了兩臉，我就坐下來寫給你看。這是這裏親切的相見相別之禮，與接吻似有不同，我們時常可以見到的。這裏的人多禮貌，相見必道 *Bonjour*

Monsieur, madame 或 *made moiselle*，相事必道 *Siil Vous Plaire* 及 *merci* 相妨必道 *Pardon* 看錢清楚，少有虛讓，出門用錢，各自會鈔的多。家庭間吃飯時雖親兄弟，親姊妹也鮮有留飯。各種商舖，做買賣的多女子，價錢劃一，無議價之煩。待客和藹，開閉有定時，午間每歇二小時。星期日下午做生意的極少。家庭簡單，中產之家，少有僱傭，主婦親自操作。終日無爲，氣凌婢僕有如中國之太太，小姐者少，不敢說沒有，閒遊無業，自居上等人有如中國的老爺，少爺的更其少。星期日則多穿新衣，全家出遊，在幾條熱鬧的街上人山人海有如北京新年中之廠甸，然沒有廠甸之擁擠擾攘，講到公共上的秩序，真可佩服他們洋人看長看短一樣踴躍人多，但是擠和嚷是決不有過。如：某天的晚上是岡城的 *Tele* (節日)，在市心的空曠地放烟火，看的人黑黑層層不知有多少哩。自然不有擠得一個不亦樂乎，就是有四里路多的電車和汽車馬車仍能照常通行。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有抗鎗的警察在那裏維持秩序，在那裏揮汗指揮。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由你去擠，也不由我不佩服。再看我們貴國，如我們學生們的遊行示威，天安門集會等，幾乎把交通斷絕了，電車，汽車不能過去，人力車簡直不許過去。我說與其說是示威運動的威武，不若說是沒有羣衆的秩序。軍閥們出門斷絕交通，還可以原諒他們明哲保身。學生們遊行斷絕交通，原諒他們什麼？說是愛國罷，不斷交通

不見得就不是愛國了。寫來嚙囉太了。閒話少說。(中略)

我現在要閒話少廢了，接着來答覆你的上次信上的二，三，四的總括的問罷。不過我想怕你也不記得你自己括而問的四條是什麼了，所以先把牠抄出：

1 岡城的中國留學生的數目，和其他華僑的情形及生活。

2 比國大學之大略情形。

3 巴黎之生活程度及巴大入學情形。

4 你自己學習法語的經驗，及沿途言語有無困難。

我先寫覆的第一問，很有溢出問題之外的，是因為你的信中有問到人情，風俗，工商，交通，遊玩等等。如其你欲我具體的寫述人情如何，風俗怎樣，工商……交通……，遊玩……，那末不欲說我初到知道還不夠，何能敘述。就是再過幾年也怕不能有所記述，只能亂寫一些，『聊當面談』而已。下面寫覆你的二，三，四問：

2 比國有大學四，都以城名，曰 Université de Gand,

Université de Liège, Université de Louvain 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Gand 和 Liège 的為國辦，Louvain 的為教會所辦，

Bruxelles 的為自由黨所辦云(？)其程度不敢有言，惟四校之

certificat (修學證書)能相通用。就我所耳聞，以言工科，則

Liège 之採礦及電機，Gand 之土木為負名；以言理科，則以

Liège 為強，Louvain 亦頗不弱，聞翁文瀾君即 Louvain 出身，法則以 Louvain 為最著，此中教授多比國當代之間老。論專校，在 Mons 有一礦校，名曰 Institut pour l'Industrie et les Mines (？)重於實修。在比京有陸軍學校二，曰 Ecole militaire, 曰 Ecole de Guerre. Ecole militaire 之入學程度同於入大學之理，工。聞其中有砲隊工程一科(？)畢業得 *Ingénieur militaire* 之 *Certificat*云(？)Ecole de guerre (戰也)之資格則須 *Ecole militaire* 畢業或有某種軍職以上(？)是校出來直有 *Bénéficiaire, maréchal* 之資格和希望。我很有意習陸軍，然入 *Ecole militaire* 須有本國陸部之保證書，現時難辦；其餘手續艱繁，做到非易易；且其本國人有年齡之限，尚不知外人能例外否？即入學之試也頗嚴難。當今之世，不能遂習武之志，每為之感喟不快也。其餘各種專校，國人鮮有選習，徒知其名，舉之無謂也。Liège 尚有專校二派國人多進焉。Liège 大學之理，工現無國人，難於進而難於讀也。(中略)

一 歐既又數日，當於今晚完此一段。岡大之工科有 *grade régéral* 與 *grade scientifique* 之分，*grade régéral* 之入學試深於 *grade scientifique* 而修業之年則 *grade régéral* 五年而 *grade scientifique* 四年，故其程度之差可知矣。惟國人多進 *grade scientifique* 進 *grade régéral* 者，自來惟有朱君兆雪一名而已。朱君震且正科生，

簡法之巴大，得 Licence mathématique，後考入岡大 grade régal 之第三年級，今夏已畢業，按巴大之 Licence mathématique 在國內有大學教授合我其難之慨矣。外國（以此國為主而言）留岡學生之進 grade régal 者，自來亦惟我國朱君一名而已。以 grade régal 進難而年多也。茲將入學考試之科目例下：

- Grade Scientifique 考：1° Arithmétique 2° Algèbre
 3° Géométrie, 4° Trigonométrie rectiligne et usage des tables trigonométriques, 5° Premiers principes de la géométrie descriptive, 6° Principe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ou flamande, 7° Dessin à main levée (透視畫) et dessin géométrique à l'aide d'instruments. (投影畫)

Grade régal 考：

- 1° La langue française ou flamande 2° La langue latine, allemande ou anglaise, 3° L'histoire et la géographie, 4° L'Arithmétique, 5° L'algèbre, 6° La géométrie, 7° La trigonometrie rectiligne et la trigonometrie sphérique, 8° La géométrie analytique, 9° La géométrie descriptive, 10° Le dessin.
- 論到考的科目不算艱難，但是考的都是 Théorie et démonstration 這是我們一向不去用記的東西。譬如數學 (Arithmétique)

罷，做幾道難題。那末我或者還隨時能算他一兩道，但是現在考的是類如這樣的題目，我就在 arithmétique 的細目裏抄二項於下：

• Le produit de plusieurs nombre entier ne change pas quand on intervertit l'ordre des facteurs.

caractères de divisibilité par les nombres 2, 3, 4, 5, 6, 7, 8, 9, etc.

在這二項裏如其用中文出起題目來就是：顛倒乘法之生數 (facteur) 而其積不變，試證說之。何種數目可以九去除盡？並加以證實，所以說起來呢都是學過的。但是，譬如上面所舉的例罷，乘法的生數我們知道可以顛倒；九可以除盡的數也可以知道，可是證明其何以故，那末學的時候就不會去留意。還有一層，用的多半是口試，不一分鐘就得答出。比較二個鐘的筆試能從容地想（自然有機會還可以抄啦）又有不同。所以懂得了，記得了，還不能半生不熟。據說，大概都說入學的試驗不大難，升級的試驗才有的討厭呢。何以故呢？考試本來有些像是押寶，押白虎而翻青龍是常有的事，尤其口試，你說一本功課那能爛熟胸中，而且何至一本，多至十餘本二十幾本。分數打的大剝扣，答的一五、一十的對了也不過賞你一個十二三分。有一門不及格就不能 passe。各門多能及格而總分不能及格也不能 passe（多能及格而總分會不夠，似有其妙莫名了！）其妙因為各門的 points 不同，比如 45 points descriptive 的 points 是 10 exercices des relations

(作文)的 points 是 50。年有學年試，無學期試，年舉行二次。在七月與十月之中。有一門不及格，全功盡棄，都再考。在國內留級是少有的事，很少的數；在此就不同第一年之留級者往往過半數。在此讀書的確有些苦難。Exam 時有溫習性的小考，由助教考試，L'écrit 則無此云。至於中外教育之比較，不學如我不能有所論述，惟可得而言者，外國大學(外國二字用得太汎了)之考試太嚴，教授都碩學之士。有尊嚴，有威武學生無不畏而懼之，以其操考試上之生殺之權也。中國大學之考試不嚴格，教授濫竽充數者有之，畏事學生者居多，以學生操教授者之飯碗上之生殺之權也。故我意改良增進我國之教育首在嚴師資，尊師道，緊考試，不然其餘何從走起。至於學風之不容不整頓，簡直不用說的問題。我不揣冒昧放此幾句厥詞，你見到作何批語？寫得夠乏了，時間也過睡的情時了，此段就可在此作結，明天再談可也。

3 我實在不能確實而完美的來答覆你的此問。何以說呢。我們打聽某地方的生活程度及生活情況，就是我們所探聽的是一部份的——如巴黎留學界——生活，我們所得的回答一定是言人人殊的。並且由我自己的經驗，知道無論如何探聽，總不知其究竟和實在。除了身臨其境無法了解。我爲你所探聽得來的巴黎的生活程度，自然也難免言人人殊，但是要比 Paris 高出一半，那

末是一個折中的結論。至於 Rand 之生活我所寫告你的是不用說的，確實是一定的了，而且我自認是夠詳的了，不知甚你意之如何？至於 Paris 大學之入學情形，我能知道的仍然不多於我前信之所述，就是，入學無考試，聽講自由，考試時繳費報告(就是 Rand 大考試時學生須繳費報告)。比如理科，如考到三張 certificats 就得 Licence 的學位。三張證書或有指定，比如 mathématique 一科共有九張 certificats 云。得 Licence 者，可進博士院讀 Docteur。讀 Docteur 就是跟教授自由研究。國內大學之畢業證書，聞除法科能直進其博士院外，其餘一概無用，須先讀 Licence 云。不過以其非年級制，故有能力的儘可一二年讀得，但是這是很不易的，有讀二三年而一張 certificat 都不會到手者有之。聞曾有一位北大的數學教授去巴大聽講，他自以爲是北大做教授的，所以不欲由初步走起，結果不懂，後來改科，究竟是一個沒結果。所以在巴大讀書非要能真個發奮不可。我知道的就是這一點，並且不敢說是確實無誤。我和朱君探聽，因爲平常大家相見是胡說八道的，有一句，無一句的談話中得來的材料。聞朱君說在巴大得學位而現在北大充教授的理科有一位朱某(?)法科有一位姓茅的，大名因隔時已久我忘却了。你如有意探聽，我想在北大之大，當不難招一位在巴大得過學位的教授先生。(中略)

(4)！學語言不是我的長處，這是你所知道的。而我也知道你能比我少強。所以我的成績不成作為你的前鑒。講到經驗，我所感到的讀和寫為要，聽和講次之。何以說呢？本來不知道的 *Vocabulaires*，在會話中是聽不真他的音和義的究竟。在讀就不然了，寫可以構思練句，講則不能了。這是容易去了解的，不過我所說的並不是有所偏廢，你應認清「為要」和「次之」。我認為第一在能多知 *vocabulaires* 和通文法，然後濟之以聽，濟之以講。所以最要功夫在「多讀熟讀」。我雖然如此說，但是我自已就是一位不耐多讀的，這的確是我的大病所在，所以我的學法文的成績至今未有可觀。還有一層應當告訴你的，就是 Gand 是比國 *Fiamand* 民族的居域，比國有 *Fiamand* 和 *Wallon* 二民族。*Fiamand* 之文語與荷蘭相同，*Wallon* 有語無文，今 *Fiamand* 仍保持其文語而兼用法文語，*Wallon* 則純用法文說了。故在 Gand 學習法文似有不便，在最初我也認為不良，故有 *Liege* 之行，*Liege* 為 *Wallon* 之居域，現在我了解無甚關係，因為在 Gand 和 *Liege* 聽和講的機會無甚多大差別也，——的確，到外國來讀書，外國的文語著實是一層問題，其重要無待我來贅辭，所以我初到 Gand 就于預備投考，後來深悟文字的缺陷，最足以應擲到求學的基礎，這是我在國內已深感痛苦的了，故下了決心多讀一年法文，再來入學，因為入大學之後法文難能增

益的了，不過在此的同學法文不能如我所希望的程度儘有，他們僅能聽讀理工的功課而已，自然這是最起馬要有的程度了，不過我很想去閱覽一些各類的東西而法文上不生阻礙，但是到了現在我的意志有些薄弱起來了，明知多讀一年法文那是有無量之益的，可是我的心意又有入學的傾向了，現在已有規劃，不過事未現實之先，不欲先事放炮，後詳可也，

沿途的言語我敢大膽的說一句「沒有什麼困難」，你去想我的英，法文都說之無幾的。你的英文能比我好過不知幾倍。所以就是坐法國船，也儘有你說話的餘地。因為船上的職員都會說英文，就時旅客中能說三四國語的也不少哩。船埠上也是一樣。並且在法國行旅確實要比中國方便。我是能通上海話的中國人，但是在上海的船埠上比之在 *Marseille* 的 *port* 上難于應付呢。這并非過甚之言。不過很有許多人有語馬賽是一個很壞的地方，就是有幾個法國人亦如此說。總之言說一層，「沒有什麼困難」。如在法國的途中，你有什麼事請問法國人，他們見到你不能多講法語，常有問你 "*Parlez-vous anglais?*" 或則簡直就問你 "*Do you speak English?*"，在此的歐洲人，你不能以去看在中國的白種人的眼光來看。有禮貌是他們的風俗。

現在總算把你的話而問的四條答覆完結，明天再談別的罷。

(未完)

小說

春色

朋其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豆腐渣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那老爺坐在包車上，一聲也不言語，並不覺得這聲音討厭，也不覺這聲音有什麼意思。他仔細端詳那從破布露出的屁股，那濫廣告紙包着的大腿，他想，天氣已經不冷，實在用不着這種裝束。

老爺搭脚的毛氈，已經改成線氈了。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豆腐渣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沒有銅子兒！

老爺祇叱了這歷一句，包車就走得更快。兩輪輾地如像用兩隻後脚爬土的狗。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窩頭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那老爺是一個禿頭，穿着藍布大褂，手裡提一個包袱，看去和一般老爺是不一樣的，直截了當地說，他不過是商店夥計之一

；但是在廣告紙包腿的看來却設有什麼區別，他覺得男的應該都是老爺，女的應該都是太太或大姑兒。而且他覺得有稱男的作「老爺」，女的作「太太」，「大姑兒」為最妥當。

夥計老爺聽出「老爺，老爺」的嗔聲，覺得很像他的祖父。他想：「別是我祖父過於受丘八們的優待以至於進城來遍街叫老爺吧！」

他又豁然明白了：「不是！不是！不是！我的祖父兩眼睛全存在的。」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窩頭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兩腿廣告低的摩擦聲他聽去倒還自然，不過仍覺得「老爺，老爺」有點刺耳，於是口裏嘆了一聲：「沒有銅子兒」，一直往前走，直挺挺地。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豆腐渣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老爺從學校裏出來了，一大皮包書壓在兩腿上，那裏面也許也有些研究貧富問題的？也許還有討論人道主義的？不，也許每本上面都有若干的「博愛」，因為那學校正是若干虔誠信徒辦的。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豆腐渣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老爺看出那叫老爺的祇有一隻眼睛，可是一隻眼睛也不稍減白鬚白髮的尊嚴，他覺得那人竟像老年時的托爾斯泰，祇是農奴的短服變作了破布。兩人都是赤足，這倒是相同的；可是托爾斯泰並不撕廣告紙來裹他的兩腿呀！

——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給我一大買窩頭吃！老爺，老爺，救命的老爺！

老爺在玄想中本不想說話的，終於吐出五個字：『沒有銅子兒』。

桃花從牆頭伸出一隻紫爛的手臂來，好使人驕懶的飽陽天氣喘！

那老頭兒對於這種情景，並不發生什麼興趣，祇覺得漸漸日要比夜長了。不到夜靜更深，街上總有老爺，太太，大姑兒們經過的，他繼續他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四月廿一日

詩

睡歌

歐陽蘭

睡呀，孩子！靜靜地睡在媽的懷裏——

閉上你伶俐的雙眼，讓靈魂兒甜甜睡去！

聽春風在窗簾上吹，讓丁香花清香憑送；

夜鶯唱着睡歌，一聲聲催人入夢——

睡呀，孩子！月兒已經爬上了東牆，

夜深人靜，萬物都已安眠——

睡呀，孩子！靜靜地睡在媽的懷裏——

你伶俐的雙眼，隱藏着無限的光輝！

光明，希望，閃灼着的正是你美麗的生命之花；

用不着利刃，用不着寶刀，

只要你的眼兒一睜，所有的惡魔全都昏倒！

睡呀，孩子！你是純潔的宇宙之精，

你帶了幸福的花種，微笑地分播於各人的心上，

丁香為你開花，夜鶯為你歌唱——

睡呀，孩子！月兒已經不在牆上了，

鷄聲已起，天又將曉了！

睡呀，孩子！靜靜地睡在媽的懷裏！

彷彿一隻羔羊，甜臥于青草地上！

一聲也不要響呀，孩子！

那閃灼的光芒，不是月光，却是朝陽！

呀，月呀！可愛的月兒已經不見了！

玻璃窗上，丁香花裏，只有和緩的朝陽輝映着；

新柳的纖枝，紡如從睡夢中初醒，

微微顫動，又好像是接待晨曦！

睡呀，孩子！夜鶯已不再唱了！

萬物都已醒，世界又歸紛擾了！

孩子，睡呀！靜靜地睡在媽的懷裏，

閉上你伶俐的雙眼，讓靈魂兒甜甜睡去！

一九二五年春月。

通信

國家主義者（指醒獅派）配得上談革命

嗎？

記者先生：

漆黑一團的中國，漸漸有一線曙光了；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就在國民革命背後站着哩！

昨天讀貴刊康選宜君之會琦「億則不中」一文，深以為快！

曾老先生在黃浦灘頭大放臭屁之餘，得讀此文，不知道作什麼感想呢？

讀了貴刊之後，接着又看了些京副，偏偏遇着「蘇俄仇友問題」的文字，唉！放屁的人還不僅會老先生一個！

我的手癢極了，順便取一枝筆在一張紙上寫個題目：「國家主義者」同時並附以副題

一愛國和愛人。

二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

三「外不親善，內不妥協。」

四「內政修明，不平等條約自廢。」

五赤色帝國主義

題目擬好以後，本想放些屁來和國家主義者放的屁比一比誰臭；回頭一想，他們是什麼東西？挂羊頭賣狗肉，瞎起他媽生的眼睛大放其臭屁而已！他們既甘心跪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承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他還配談革命！

末了，再申明一點：我看大多數講國家主義不是想來革命，不是想來達愛國的目的，唯一的企圖便是假這種團結，把持一切，維持自己的飯碗。

辛亥革命有個保皇會，現在又有個國家主義，人畜同處的社會，真的難得說！

我很願意這信公開給國家主義者看一看，——雖則我的話沒有多大意思。

向子漁。

十五，十二，二五，法大三院

下層第一期要目

本刊宣言

帝國主義者各國對華政策

智識階級與下層生活

解決中國勞動問題的方針

蘇俄短評與中國(齊)南北妥協(信)上海罷工問題(游)

游離

刀口

超我